

东昌府阵地建设 活跃农村文化

□通讯员 孟庆剑 李洪广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2月16日上午,雪后的寒风吹得人伸不出手,东昌府区柳园办事处豆营村夕阳红老年艺术团的老人们却正在热火朝天地加紧排练他们的原创新舞蹈《洗衣舞》。二胡、秧歌、大红绸,划地为台,就能上演精彩华章。吹拉弹唱,虽没有专业水准,但能博得观众满堂喝彩。

“我们排演的《洗衣舞》都是我们从平常生活中转化来的动作,把它们夸张编排形成舞蹈,大家都很乐意接受,我们也觉得自己创作很有意义。”艺术团团长王珍老人说道。“政府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我们都很珍惜,老百姓在台上自己演自己的事,多带劲啊。”张善玉老人接过了话茬。

为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东昌府区建立起220多人的农村文化管理队伍,协助文化主管部门、文化站开展活动,协助专业技术人员对辖区群众进行培训、辅导。并且在全区全面推行“一网、一院、一队”建设,普及了远程教育网,要求每村建起一个文化大院,一个文艺队,构筑农村文化阵地。如今,该区农村文艺队累计原创作品820多件,演出6300多场次,现场观看的观众达120多万人次。

沂南文化大院 带起“乡村文明行动”

□麻杰 于祥瑞 赵志华 报道
本报沂南讯 “以前村里的文化大院设施陈旧,面积又小,村里人都不愿去学习。如今,新建的文化大院既宽敞又明亮,村民不仅能上网看书看报,利用远程教育网络开展致富知识普及活动,还能在里面跳舞娱乐。”沂南县蒲汪镇河东村支部书记薛运喜深有感触地说:“这多亏了县国税局驻俺村‘第一书记’冯贵金,不仅帮村里修了路,还帮着建了这个文化大院”。

近年来,沂南县不断拓展文化大院的服务功能,将其打造成集传播知识、提供致富信息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阵地。像河东村一样,目前全县460处文化大院正改变着当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引导着群众树立新生活、新面貌、新风尚,成为“乡村文明行动”建设新的突破点。

街道残疾人 歌声中收获快乐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张晓莉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威海市环翠区环翠楼街道近期组建了残疾人合唱队,以进一步丰富辖区残疾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区的信心。

据悉,环翠楼街道在充分尊重辖区残疾人个人意愿的基础上,组建起30人的合唱队。东北村社区专门拿出240多平方米的大型排练场所给合唱队无偿使用,街道聘请环翠区文化馆的专业教师为合唱队作指导,让残疾居民在歌声中收获快乐。

学校艺术节 助推文化建设

□尹小燕 孙艳华 段会平 报道
本报临朐讯 今年,临朐县第二实验小学小学生秦子晴凭借一曲《妈妈格桑拉》在全省音乐类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而该校一年一度的艺术节等比赛活动,不仅促进了学生音乐素质的提高,也推动学校艺术文化建设。

自2002年国家新课程标准颁布实施以来,临朐县第二实验小学坚持走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路子。学校音乐老师在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同时,积极开展艺术课外训练,开设了合唱队、舞蹈队、鼓号队,每位老师每周定时定点开展活动。同时,该校举行各种艺术活动促进学生的音乐素质的提高。一年一度的艺术节使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艺术特长,合唱队、鼓号队在各级各类艺术比赛活动中都取得不俗的成绩。

陶庄农家书屋 “热”起来

□通讯员 甄再斌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在这里不但可以看书查资料,还可以上网搜集致富信息,空调开得暖暖的,比在家里舒服多啦……”12月12日晚上,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东仓村一位正在看书的育龄群众高兴地说。这是该镇利用农家书屋宣传基本国策,传播婚育新风的一个缩影。

该镇计生系统将农家书屋和文化共享工程作为亲民、为民、惠民、富民工程来抓,坚持高标准建设、高要求管理,高成效地完成阵地建设,全面完成32个村居,30个村居的书柜、书架、桌椅、图书、影像资料、空调的配送和配置。



▲12月15日,苍山县南桥集镇坊村大集开张了,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上万名农民前来购物,尤其是沂州柳琴剧团现场演唱的《三女拜寿》、《双换妻》等柳琴戏经典剧目,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据悉,当沂州柳琴剧团了解到该村是由大众报业集团记者任职“第一书记”的村庄时,便决定在开大集时给予大力支持。

□通讯员 陈国强 报道

“看见打花落,吃饭都忘掉;瞧瞧‘落子舞’,干活劲头鼓”——

高唐“落子舞”:二百年劲舞放异彩

□朱桂林 赵永斌 石冰心

“看见打花落,吃饭都忘掉;瞧瞧‘落子舞’,干活劲头鼓。”这个民谣说的就是高唐“落子舞”。高唐“落子舞”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最早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其发源地在赵寨子镇倪堂村。日前,记者在倪堂村见到了一个从小“打落子”的老人赵振合。

童年记忆——

逢年过节的逗笑“佳肴”

赵振合老人今年77岁,在他的记忆中,“落子舞”其实就是过年时的一种杂耍,主要就是逗观众开心,是在高跷队前给高跷队开路的。

在赵振合家中,他拿起一根“落子”介绍说:“制作‘落子’是有讲究的,首先要准备一根长一米左右的竹竿,在竹竿上截出两个标记,把竹竿三等分。然后将竹竿两端的两小段三等分,再作出两个标记,在这六个标记处分别钻孔,将竹竿穿透,用铁丝将铜钱或者铃铛固定到竹筒中。最后将竹竿两头缠上红绸,中间绑上花布,这样,一个‘落子’就做成了。随着舞步的节奏,‘落子’会发出多种清脆的声音。”

“在我小时候,一到过年时就有玩杂耍的,村里的人都带着孩子出来看热闹,黑压压的人群把场地堵得水泄不通,高跷队无法正常表演。这时候,‘落子’和‘丑老婆’就会迎着人群,左蹦右跳为高跷队打开场地。”赵振合说,他的父辈们都很喜欢热闹,是每年正月初一、十五“打落子”的主要人选,经常带高跷队上街表演。由于从小接触“落子”,赵振合对“落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幼跟随“落子舞”传承人陈思祥学习“落子舞”,十几岁的时候,就耍得非常熟练了。

此后,赵振合就接了师父的班,只要有空,每年正月初一、十五他都要上街“打落子”。赵振合介绍说,“落子舞”节奏简明快、舞步灵巧多样,没有条条框框约束,自由发挥的余地非常大,只要跟随锣鼓点,可以随心所欲地跳。

风靡一时——

民间舞蹈家族一支奇葩

“落子舞”以道具的奇特、音乐节奏的简明快、队形的夸张变幻、舞步的灵巧多样而著称,堪称民间舞蹈家族中的一支奇葩。

据悉,“落子舞”人数不限,10人、20人、30人、40人均可,但打、跳的动作、舞步、节奏要绝对一致。全队人员要男男女女各半。在历史上,领舞者类似于戏曲舞台上的男丑角和女彩旦。女彩旦大多数为男扮女装。男女领舞者队伍的支柱和核心。他们不仅与整个队伍配合一致,而且相互挑逗,妙趣横生。

赵振合介绍说,“落子舞”的服装形态非常考究,男演员头戴英雄巾,黑裤褂加黄坎肩,打裹腿,黑鞋加彩绸,脸上画成小丑模样,嘴上夹个小胡;女演员则上身紧身红褂,下身紧身裤、红鞋,盘着发髻、涂着红脸蛋,

◆“落子舞”其实就是过年时的一种杂耍,在高跷队前给高跷队开路,主要是逗观众开心。它以道具的奇特、音乐节奏的简明快、队形的夸张变幻、舞步的灵巧多样而著称,堪称民间舞蹈家族中的一支奇葩。

◆在上世纪中叶,“落子舞”曾在高唐风靡一时,其队伍庞大、参加人数之多堪称前所未有,在周边县市更是独树一帜。

逢年过节老百姓仍跳“落子舞”。▶



后继有人——

让古老民间舞传承下去

据赵振合回忆,1958年,他参加工作后,过年过节就不再“打落子”了。随着时间的冲刷,“落子”逐渐被人们遗忘。

既是生活中相互照料的老伴儿,更是玩文艺的“战友”、校园里的“同窗”——

银发夫妻档的“文艺范儿”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桑蕊

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如今在宁阳县老年大学,多才多艺的银发“夫妻档”愈发抢眼,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相互照料的老伴儿,更成了玩文艺的“战友”、校园里的“同窗”,成了活跃在宁阳“文艺界”一道靓丽风景线。

水墨情缘——

“夫妻画家”合伙办画展

“这个地方前面树的颜色应该加重,后面加点淡色的小树,这样才有层次感。”近日,当记者来到吴承铎、刘冰茹夫妇的书画作品展现现场时,他们正对一幅《春到山下》的山水画讨论着。前不久,夫妻俩的书画作品研讨会和画展刚刚在县城成功举办。吴承铎夫妇今年都70岁,两人以前是教师,没受过专业训练,却都怀着一个画家梦。2002年夫妇俩退休后参加了宁阳老年大学的国画班,天生的悟性再加上后天的勤奋,几年间夫妻俩的作画水平一跃居上,得到许多名家的认可和赞许。

“心态好,爱读书,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心中自然有画。”吴承铎老伴每年都会去旅游,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气势磅礴的九华山都是他们心中画的“取景地”。热爱山水,热爱生活,让他们的画充满着韵律和灵动。

出神入化“三老偏” 声震鲁西“四股弦”

□本报记者 宋庆祥
本报通讯员 洪思 保祥 英斌

“四股弦”剧种起源于鲁南鲁西,形成于明末,兴旺于清末民初。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及解放初期,馆陶县(现为冠县北馆陶镇)许庄村出了一位闻名乡里、红极一时的“四股弦”艺人张敏廷,绰号“三老偏”。他带领的“四股弦”戏班唱红冀鲁平原、漳卫河两岸,把该剧种推上了鼎盛时期。如今,流行于冠县北馆陶镇的这一剧种被纳入聊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逃荒学艺建戏班

张敏廷出生于1885年,自幼家境贫寒,父亲早逝。15岁那年,天逢大旱,母亲带领着他和弟弟逃荒要饭到了莘县,母亲在地主家当了佣人。经人介绍,兄弟二人就进入“四股弦”戏班,拜在老师曲成修、闰月德门下学艺。他们一边给地主打短工,一边唱戏。由于张敏廷勤奋好学、肯吃苦、悟性高,深受师傅喜爱,师傅为他倾囊相授。张敏廷生性聪慧,很快就将生、旦、净、末、丑各行当集于一身,成了戏班里的“台柱子”。其弟弟“四老偏”也学会了文武场全套技艺。

几年后,兄弟二人返回家乡,走上了授徒组班的谋生之路。起初,在馆陶县肖村教唱戏,后相继在丝窝寨村、前许庄等村授徒,并组成各自的戏班。后来在乡亲的迫切要求下,返回故里许庄村选人教唱。兄弟二人历时三年组建成了一个戏班,踏上了巡回演出的生涯。据说,当时在一个空闲的园子里打了一个“半阴半阳”的屋子,冬天或农闲时就在里面教唱戏,周边村庄的青年也纷纷拜到他的门下学艺。张敏廷唱、念、做、打样样娴熟,对徒弟要求特别严格。一招一式必须规范,一个眼神,一个台步,一句唱腔都达到细致入微,为

◆“四股弦”起源于鲁南鲁西,原为乐队伴奏的主弦。主弦胡琴设有四根丝弦,双弦双音。其声悠扬独特,具有浓郁的地方韵味,有别于二胡、板胡等两根弦的传统乐器。

◆曾红极一时的“四股弦”艺人张敏廷,带领戏班唱红冀鲁平原、漳卫河两岸,把该剧种推上了鼎盛时期。

“四股弦”排演中▶



该戏班唱红冀鲁平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张敏廷兄弟俩教出的徒弟冠、馆二县大约170余人。他所教的剧目有五十余回。如《大州桥》、《小姑贤》、《阿阿送米》等。演唱的板式采纳山东梆子、河南梆子、河北梆子等剧种的华彩唱腔,充实到四股弦的唱腔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使这一剧种大放异彩。其板式有慢板、二八、散板、南词二、娃娃腔、续子板、哭迷子、过板、紧梆子、二板、干鼓、捕影蛾等十几个。

县长太太看戏入了迷

艺名“三老偏”的张敏廷表演艺术出神入化,惟妙惟肖,造诣颇深。他反串旦角,担纲青衣,走台步如行云流水,舞水袖似蝴蝶翻飞,唱腔时而婉转悠扬,时而如泣如诉,一颦一笑情深意浓,一扭一捏迷倒众生。至今流传这样的顺口溜,“三老偏的手胖在一往,顶胡子生唱半响”;“三老偏下了台,十八个闺女围上来,这个说给你做双袜,那个说给你做双鞋。”当时在鲁西一带的大姑娘小媳妇成了“三老偏”的忠实粉丝。至今,在北馆陶一带仍然流传着不少“三老偏”的粉丝追星的故事。一次,“三老偏”在馆陶县张寨镇唱完了

几天戏,就被接到邱县梁儿庄演出。下午已经贴出“三老偏”主演青衣的戏报,傍晚前来看戏的人山人海。但“三老偏”在张寨朋友家仍未到场。一个徒弟说:“天不早了,马上就要开戏了,咱老师还不来咋办?”另一个说:“不能再等了,让张生保替他这个角儿。”大家就采纳了这个意见。张生保扮好上场,观众一看不是“三老偏”,嗷嗷叫着鼓倒掌,戏被迫停演,徒弟们急得团团转。正巧县长太太从40里外的县城坐着轿车子来看戏,她听说后,急忙让自己的轿车子把“三老偏”从张寨镇接了回来。“三老偏”急忙化妆上了台,台下顿时鸦雀无声。张敏廷的徒弟介绍说:“我们那个时候在外边晚上唱戏,有时唱到天快亮。由于俺老师唱得好,观众一个劲地鼓掌要求不让煞戏,只好一个劲儿地加演。”

县长的太太看“三老偏”的四股弦入了迷,戏班唱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后来干脆把戏班请到县大堂唱堂会。县长颇为懊恼,下令把“三老偏”的戏班赶出馆陶县,并勒令不许在县境内唱。可是县长太太对“三老偏”的演技如痴如狂,不听劝阻,仍坐着轿车追到外地去看戏,并多次赠送赏钱,还与“三老偏”促膝长谈。县长怕太太出事,无奈只好又把“三老偏”请回到馆陶县城来唱,并迅速呈书

请调,很快便调离了馆陶县。

少妇把孩子忘地里

“三老偏”在华村演出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个笑话:一位少妇吃过早饭抱着孩子到地里摘西瓜。她把孩子放到地下就去摘瓜。这时,开场锣鼓和丝弦声传到她耳朵里,她心想:开戏了,快走。于是急忙从地下抱起“孩子”,气上不接下气地跑到戏台前,专心地看起来。到喂奶的时候了,她解开怀让“孩子”喂奶,谁知发现怀里抱着一个西瓜,她哭笑不得,急忙跑回地里寻孩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张敏廷因年老体弱终结了演艺生涯,于1960年病故,北馆陶四股弦告别了巅峰岁月。目前,张敏廷在本村培养的徒弟相继谢世,仅剩下一名二代传人,并于多年前外出不知音信。现在仅存的两名徒弟只有河北省馆陶县的闫保三和李克平,二代弟子所剩无几,三代弟子仅存七八人,四股弦剧种到了濒临灭绝的境地。

2009年,冠县在全县范围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调查挖掘,把民间戏曲四股弦列入挖掘项目之一。北馆陶镇政府派专车到馆陶县,把张敏廷的二徒弟接到了张敏廷的故里许庄村,进行现场采访及部分唱段的录音,台下顿时鸦雀无声。张敏廷的徒弟介绍说:“我们那个时候在外边晚上唱戏,有时唱到天快亮。由于俺老师唱得好,观众一个劲地鼓掌要求不让煞戏,只好一个劲儿地加演。”

县长的太太看“三老偏”的四股弦入了迷,戏班唱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后来干脆把戏班请到县大堂唱堂会。县长颇为懊恼,下令把“三老偏”的戏班赶出馆陶县,并勒令不许在县境内唱。可是县长太太对“三老偏”的演技如痴如狂,不听劝阻,仍坐着轿车追到外地去看戏,并多次赠送赏钱,还与“三老偏”促膝长谈。县长怕太太出事,无奈只好又把“三老偏”请回到馆陶县城来唱,并迅速呈书